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深圳文学新篇章

新的情境与新的讲述、新的故事与新的写作——深圳文学正在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文学篇章。

第十批深圳重点文学作品扶持、第五届大湾区杯(深圳)网络文学大赛、“深圳报告2023—深圳都市题材精品文学创作扶持”、第十二届深圳青年文学奖、“国家立场的深圳文学表达”名家讲座、“到人民中去”深圳市文联文艺志愿者在行动“一诗三秋”主题诗会、第四届“深读城市”文化论坛、第六届红棉文学奖颁奖典礼、深圳作家作品研讨会……名家与新锐论“文”，作者与读者畅谈，研讨与赛事齐举，朗诵与分享共办，第十届深圳文学季(2023)以极为丰富的内容与颇具创意的形式，彰显了文学的价值和荣光。

以优秀作品筑牢文学根基，以跨界活动传递文学力量。本届深圳文学季呈现了深圳文学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探索和新进步。

市区联动打造更有活力的深圳文学生态

深圳，经济金融实力雄厚，科技创新独领风骚，文化艺术大气包容，给作家带来源源不断的文学灵感。讴歌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展现新时代“春天的故事”，深圳文学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具有先行示范的使命。

2023年末的深圳，煦阳当空照，诗意遍地生。第十届深圳文学季的帷幕缓缓拉开。作为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深圳市作家协会一项常设性、综合性的综合文化品牌，创办于2014年的深圳文学季，到2023年已成功举办十届。通过开展系列丰富而有创意的文学活动，不断推动深圳文学的创作、鉴赏、普及及推广，是深圳文学季的重要特色。

深圳文学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广。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深圳文学季更加注重整合有知名度、美誉度的常设性活动，更加凸显市区联动工作，邀请大湾区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们共享文学荣光，共奏时代乐章，感受新时代深圳文学绚丽多彩的气象，这也是深圳文学激发文学活力、凝聚文学力量的全新探索。

讲好深圳故事需要“深扎”。今天，“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已经成为深圳作家的写作自觉。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到城市建设的第一现场，与基层劳动者互动，与鲜活素材惊喜“相遇”。脚踏广袤大地的声声“回响”，恰是深圳作家笔尖动人的音符，是深圳文学创作感人的篇章。“到人民中去”深圳市文联文艺志愿者在行动“一诗三秋”主题诗会集结深圳十区的近百位诗人，是新时代深圳诗人创作的一次集中展示与艺术呈现。活动现场，诗歌语言交织与碰撞，诗人与朗诵家们从一首首诗文本出发，呈现出浓郁的诗意与温馨的文化氛围。在第四届“深读城市”文化论坛上，吴义勤、林世斌、姚凤、吴君等嘉宾一起围绕城市文明发展，结合新时代诗意栖居的角度，深入探讨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诗意书写。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深圳从市到区甚至到街道，积极以市区联动的形式从不同程度给予文学作品创作扶持，包括举办文学赛事、推介优秀作家作品等，致力于打造一个更有活力的深圳文学生态。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王国猛表示，2023年，深圳市作家协会进一步加强市区联动，推动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中国作协到广东省作协，再到深圳市文联、深圳市作协，及至区相关单位，层层联动，形成推动新时代深圳文学事业发展的新探索和新气象。这有助于推动文学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丰富深圳文学的内涵，以文学的力量推动深圳文化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深圳文学书写维度不断拓展

提到深圳，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青春、活力、追梦，想到新城市文学、青春文学、打工文学、科幻文学、网络文学等。在“国家立场的深圳文学表达”名家讲座上，文学评论家、作家纷纷描绘各自眼中的深圳文学，以及对深圳文学的期望。“多元性让深圳文学比任何一个城市的文学色彩更加缤纷，形式和风格更加多样，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新时代中国的全息性的文学图景”“从文体、跨际来看，深圳文学有着一个比较好的生态”“新的文学愿景在深圳这里其实是更有优势而生的必然”……深知文学之价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担当新时代之使命——在新征程上，深圳文学不断展现从“高原”向“高峰”攀登的强劲动能。

推人才，塑品牌。深圳重点文学作品扶持项目启动于2007年，是深圳一项常设性文学品牌活动。该项目面向深圳本土作家，通过开展全市征集、定向发动、主题策划、组织实施、服务扶持、研讨宣传等文学扶持举措，推动深圳文学出精品、出人才。大湾区杯(深圳)网络文学大赛是深圳市作家协会于2018年发起的一项重要网络文学赛事，为展示新时代网络文学发展成果、构建多元蓬勃的大湾区文学版图发挥积极作用。大赛获奖者周密表示，大湾区杯(深圳)网络文学大赛的举行，无论是在深港两地的文化互动，还是在文学创作的交流中，都具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意义，对深港两地的作家尤有强烈的吸引力。

新青年，新创作。深圳青年文学奖是一项专业性、权威性、品牌性的文学奖项，为推动深圳青年文学创作、扶持深圳青年作家、繁荣深圳文学事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获得第十二届深圳青年文学奖的邹贤中表示，获奖是对他写作15年来的肯定和他未来创作的巨大鼓励。“我热爱这座城市的包容、开放、进取。我也从未想过要离开这座城市，哪怕是当年我在工厂流水线上上班时，感受到的依然是深圳的朝气和无限可能。也是因为坚持留守在深圳，坚持阅读和写作，才有今天与深圳文学季美好的相遇。”邹贤中说：“作为一个在深圳工作生活17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的人，我深爱这座城市，我有理由去书写深圳、记录深圳。”

新都市，新故事。深圳都市题材精品文学作品扶持项目旨在彰显深圳城市形象和时代精神，以深圳都市为题材或故事背景，聚焦深圳科技创新、深圳都市生活、深港双城合作等现实题材，讲好新时代深圳故事。获得此项目扶持的张旭说，深圳正在成为一座文学之城，一众文学的爱好者，正向文学的“高峰”挺进。

小刊物，大情怀。红棉文学奖的出彩，某种程度上也是深圳写作的管窥。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吴义勤表示，红棉文学奖从横岗街道出发，立足龙岗，立足深圳，面向广东，面向大湾区，面向全国。自创办以来，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界一个有独特品质的文学奖项。

近年来，一个接一个的获奖作品，鲜明反映出新时代深圳文学书写的维度正在不断拓展，体现了深圳作家勇于探索的文学品格。2023年，海澄凭借《时空画师》获得2023雨果奖“最佳中篇小说奖”，成为继刘慈欣、郝景芳之后第三位获得雨果奖殊荣的中国作家，展示了深圳科幻文学不俗的创作实力。王国猛的散文《风雪冈底斯》获得第十届冰心散文奖单篇作品奖，这也是深圳散文创作在前进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

让文学与深圳同频共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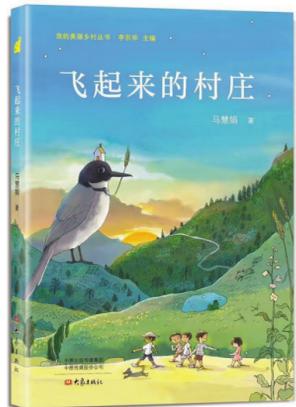
“深圳文学季一转眼已来到第十届，这是以城市的名义致敬文学，以文学的名义回馈市民，向社会传递创新之都的文学浪漫。”“能够参与深圳文学季，我倍感荣幸，也深受滋养。”“深圳文学季见证了深圳文学的发展，见证了深圳作家勇攀文学高峰的志向和努力。”“文气的激荡、文意的奔腾、文心的凝聚——可以说，十年来，每年的深圳文学季都赋予了深圳文学新想象。”回顾过往，深圳文学季让许多作家和文学爱好者激动不已，满怀期望。

第十届深圳文学季举行期间，多场文学活动接连举行，包括诗歌朗诵、讲座、颁奖典礼、研讨会等丰富内容，让深圳文学与文学爱好者、市民热烈相遇，让文学服务于社会公众，让文学融入市民的生活。

尤其是在第十届深圳文学季(2023)闭幕式暨系列文学项目颁奖典礼上，文坛名家云集，众多文艺界代表共襄盛举，沐浴文学荣光，见证文学时刻，更是掀起了本届深圳文学季最为激动人心的高潮，向全国展示了深圳文学的独特风采。曾多次参与深圳文学季活动的部分深圳作家表示，本届的深圳文学季系列活动很精彩，极大调动了全市文学爱好者和市民的热情，现场热烈的氛围就说明了一切。而且，本届的深圳文学跨界、破圈，接地气、很时尚，以团结作家、抵达大众的形式进行广泛传播。大家相信，未来深圳文学季定能秉持创新精神，广泛团结凝聚深圳文学界，联动其他门类的艺术家，越办越好，在全国文学的灿烂星空中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梁宇对深圳文学季寄予厚望。他在闭幕式上致辞表示，深圳是一座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的城市，是一座拥有文学创新精神的都市。深圳市文联、市作协将打通边界、整合资源，进一步团结引领全市广大文学工作者，凝聚起磅礴的文学力量，推动深圳文学高质量发展，构筑深圳文学新高地，为深圳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献更多文学力量。他希望深圳广大文学工作者能够抢抓机遇，逐梦远征，积极回应时代呼唤，以更多优秀作品为新时代中国文学作出深圳贡献。

回顾过往，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圳文学季和深圳文学，将继续高擎熊熊燃烧的文学火炬，不断逐梦前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更恢宏壮阔的时代篇章。(文毅)



《飞起来的村庄》，马慧娟著，大象出版社，2024年3月

《飞起来的村庄》提示的新时代现实主义儿童乡土小说的写作路径——传统的力量、乡村的力量、童年的力量，以及现实生活本身，在西北乡间的“弘德村”中，以一种合力显示出来。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在作家的书写中，并不是二元对立的。作品首先扑面而来的就是日常生活，浓浓的泥土味和烟火气。比如开篇的西北农村背景下，小主人公阿里和妈妈在地里劳作割苜蓿；下完几场雨后，开始割麦子了，外出打工的父亲赶回家碾场、拆麦垛、摊场、碾三遍、抖三遍、扬两遍……实现了这样带有颗粒感和质感的现实生活的还原，作家一定有着丰富的西北乡村的生活经验，或者经过深入的采访调研，脚下沾泥，笔下带“土”，在真切感人的生活素材上，用灵动、朴实同时极富西北乡村特色与生命张力的细节与文字，书写新时代的西北山乡巨变。

过去，儿童文学中关于乡土的书写，大多视乡土为精神家园，对待乡村的异己感和对于乡土文化的情感回归，体现了现代意识的怀旧情结。与《边城》中“白塔”的倒塌相对照的是，《飞起来的村庄》中，深山老虎沟里的村民们迁居到平坦的、现代化的弘德村，象征着现代性与乡土文化的相生相融。现代化并非“桃花源”的终结者。新时代的全面扶贫，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生产方式的变化，农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乡土社会的发展新貌，已经一定程度上拓展和改变了“乡土”的意义。现代化并未抛弃乡土，乡土的温情、传统的道德秩序、淳朴的乡风民俗，在乡村的现代性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好的保留。《飞起来的村庄》中，孩子们之间的互助，邻里之间的互帮，主人公阿里家中三代人的浓浓亲情，都是包含着真挚情感的日常生活，传达出了沉浸着日常温情、直指心灵存在的力量。

作品在平凡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对象化中，凸显了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对新乡土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意义的追寻。作家在乡土社会现实的描写中表达理性精神观照，关注乡土人的生存状态、情感和命运，以新的话语方式和艺术格局扩展了儿童文学的现实表现空间。同时，作品承接了乡土叙事中“本色、本土、本真”的诗化建构，由此，始终洋溢着丰厚又明亮的人性关怀。艺术的地方色彩，乡土文化的独特叙事魅力，是文学生命力的源泉之一。作品中，人物的一张口、一投足，就是具有代表性的景物情；乡村人的日常状态、命运人生的乡村叙事，自然而然地体现出地域的风貌。这种风貌，既是地域文化特色的展示，也是精神层面的指征。地域文化积淀以隐性传承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文化个性和审美创造，而作者凭借经验，寻觅和捕捉到了能够传递地域文化气息和神韵的整体语言质感和文化氛围。

我想，作者应该有丰富的乡村生活经验，或者，她对富于风景、风情的乡村日常有着丰富的情感连接。她不仅熟悉西北大地的自然环境、人文风俗、乡民生活，更对这里的一切有着深切的体验和心灵的共鸣，如是，才能如此深入土地文化的内在肌理，写出风土的内在神韵。

由于儿童文学书写的标志性题材和关键表现对象为童年，那么，儿童文学的特殊要求就在于，如何从童年视角出发进行书写——必须注意到接受对象年龄和接受程度的独特性，意识到“儿童”作为生命本体的独特存在和独特的审美需求，童年期所特有的身心特征和生活体验应是作品不言而喻的核心。

《飞起来的村庄》以儿童视角的介入，以童年独特乡土经验的表达，丰富了乡土生活的维度，具有不同于成人乡土文学的美学特征。比如，纯真自然、活泼浓郁的语音风格，“春天是被一场场风喊来的”，“车在山路扭扭身子拐各种的弯”；再比如，儿童的非逻辑思维方式，产生了妙趣横生的艺术表达效果。比如，在老虎沟里住了一辈子的牛爷爷，不愿意搬离大山深处，而孩子们出于对便捷新生活的渴望，一遍遍“幻想在村子里上学的场景”，几个孩子展开了这样的有趣对话。

八虎说：“那不是牛爷爷嘛，拿板筋，要是羊爷爷，可能就不犟了。”几个人想了想，觉得有道理，一时间，恨不得连夜去劝牛爷爷改个姓，这样一来，搬迁的日子就近了。儿童视角意味着成人理性和经验的疏离，其背后是书写者对社会文化不同角度的独特认知方式。“自我中心思维”是儿童视角所独具的特征，儿童在现实生活中以“我”为主观察世界、认识事物和理解现象时，容易产生一定程度的混杂和变形，进而形成儿童独特的非逻辑认知，形成独特纯真的审美情感和幽默，返璞归真是儿童文学的艺术旨归。来自于泥土少年生命的至真本性，纯真和自由，也就成了文本的鲜活底色。

总而言之，在现实主义文学的召唤下，新时代的童年乡土叙事可以展示新的叙事边界和艺术魅力。更为真切和真实地关注乡土社会的发展新变和人的现实生活状态，贴近真实的乡土大地，也能展现出更为丰沛和更为动人的叙事力量。(作者系《中华读书报》总编助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绝处逢生下的人性暖意

——读赵大河《死囚与皇帝》

张哲

个故事都是关于亡命徒的，都发生在贞观六年，也都是关于返乡与归狱，这就意味着九部小说各有各的命数，但殊途同归，开头和结局都是定死的。我们知道，小说的结尾往往需要致命一击，往往需要飞扬高蹈，但这部小说集的结局已经被置之案头，是既定的了，谜底先于谜面，在近乎程式化的故事框架中，如何触动读者，是极考验作家功力的事。

《死囚与皇帝》里一系列短篇故事，有着一个母题，即慈悲心。“纵囚归狱”这个历史故事想必为作家留下了极大的遐想空间，对于“纵囚归狱”的动机解读，各方史家众说纷纭，暂且按下不表，只看生与死——这两股悬殊的对抗力量间达成的怜悯与守信，这是极富戏剧张力的。按照皇帝的指令，让死囚回家，在这样一条具有强烈命运溯源性的道路上，作家写出了关于人物的，或者确切地说，关于亡命徒的小传。作家笔下衍生出了九个亡命徒的故事，每个囚犯的故事都只“八分之一露出水面”，围绕救赎、悔恨、有苦难言，给了那些既定罪过的人一次赎罪、申辩悔意的机会，也给了“罪”这个字一个自我名状的可能。

比如《渡口》里给张三元一个喝杯酒解心宽的机会，比如《鬼屋》里给“职业杀手”一个除恶务尽的机会，比如《客栈》里给孙元方一个欠情债的机会，这些情节上的设置无不透出作家的温情和善意，在一个虚构的世界里，让这些保守诚信的亡命徒再一次回到生活里，那些世俗的羁绊，那些尘世的安排，无不是一次宏大的救赎。

《夜半敲门声》这篇小说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因为它精巧的设置不亚于一个中篇，先是层峦叠嶂的谜团，之后落地生根带出审判，最后牵连到孩子的命运，一段昭然若揭的婚外情最终撬动一个要孩的命运，这种“拍案惊奇”的设置仿佛是天意，而作家显然对这个故事有着十足的把握，因为作家有提及这篇小说的叙事视角，并调整视角反复推演。这篇小说如果以涉事者险脸或者瘸子的视角为切口，就少了层峦叠嶂的感觉，等于是少了一个弥彰，到底险脸是丈夫还是瘸子是丈夫，这个弥彰就不存在了，或者说会显得刻意，但以旁观者接生婆的视角来写，弥彰自然存在，等到显山露水时，又跌宕生出为要孩命运奔波的桥段，因为

临盆之时，命运会牵引险脸和瘸子再次聚到接生婆家，宛如一场因果轮回，这样的闭环设置让戏剧性得到最大的呈现。

论及技巧，九个故事都是干净利落的剪裁，一束身后的逆光打在主角身上，虚实就虚，只勾勒轮廓，切忌过度曝光，刻意留白，以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拉伸戏剧张力。与这种不以拙力胜人的笔法相得益彰的是小说营造出的氛围，作家是烘托气氛的高手，每个故事都在精短的体量里构建了一个独特的氛围，或者说作家在努力营造出本雅明所说的“光晕”，以至于提到每篇的名字，都会迅速索引出那个狭小的文字空间中所容纳下的悠长的想象和饱满的情感，或者说是从潮湿冰冷中生出“蓬松火绒”，这与绝处逢生的处境下生出人性的暖意是遥相呼应的。

每篇小说后面附有一个对话环节，作家将文本打开，面向所有人，开诚布公地谈小说的每一个零件为什么这么生产，仿佛牵着每篇小说到读者面前，再庄重地逐一介绍，再目送他们回到属地一样。(作者系《北京文学》编辑)



《死囚与皇帝》，赵大河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12月

《死囚与皇帝》是一部难度系数很高的小说集，难度系数这个词常出现在竞技运动中，是衡量一个动作难度的指标。之所以说《死囚与皇帝》是一部难度系数高的小说集，是因为它有一套既定的方案，作家在小说集的引言部分即点明：“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皇帝(唐太宗李世民)审查死囚，看到这些要被处死的人，心生怜悯，下旨放其回家，让他们与家人团聚，来年秋天返回长安就死。此事记载于《资治通鉴》第194卷。”这是在唐朝历史上很有名的事件：唐太宗纵囚归狱。整部小说集的九